晉書/卷0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帝紀第一 ◄

晉書
卷二 帝紀第二

► 帝紀第三

景帝 文帝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司馬師、司马昭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司馬師、司馬昭

景帝

景皇帝諱師，字子元，宣帝長子也。雅有風彩，沈毅多大略。少流美譽，與夏侯玄、何晏齊名。晏常稱曰：「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。」魏景初中，拜散騎常侍，累遷中護軍。為選用之法，舉不越功，吏無私焉。宣穆皇后崩，居喪以至孝聞。宣帝之將誅曹爽，深謀秘策，獨與帝潛畫，文帝弗之知也。將發夕乃告之，既而使人覘之，帝寢如常，而文帝不能安席。晨會兵司馬門，鎮靜內外，置陣甚整。宣帝曰：「此子竟可也。」初，帝陰養死士三千，散在人間，至是一朝而集，眾莫知所出也。事平，以功封長平鄉侯，食邑千戶，尋加衛將軍。及宣帝薨，議者咸云「伊尹既卒，伊陟嗣事」，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。

嘉平四年

魏嘉平四年春正月，遷大將軍，加侍中，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。命百官

舉賢才，明少長，卹窮獨，理廢滯。諸葛誕、毌丘儉、王昶、陳泰、胡遵都督四方，王基、州泰、鄧艾、石苞典州郡，盧毓、李豐掌選舉，傅嘏、虞松參計謀，鍾會、夏侯玄、王肅、陳本、孟康、趙酆、張緝預朝議，四海傾注，朝野肅然。或有請改易制度者，帝曰：「『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』，詩人之美也。三祖典制，所宜遵奉；自非軍事，不得妄有改革。」

嘉平五年

五年夏五月，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，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，欲戍諸水口。帝曰：「諸葛恪新得政於吳，欲徼一時之利，并兵合肥，以冀萬一，不暇復為青徐患也。且水口非一，多戍則用兵眾，少戍則不足以禦寇。」恪果并力合肥，卒如所度。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毌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。儉、欽請戰，帝曰：「恪卷甲深入，投兵死地，其鋒未易當。且新城小而固，攻之未可拔。」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。相持數月，恪攻城力屈，死傷太半。帝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榆，要其歸路，儉帥諸將以為後繼。恪懼而遁，欽逆擊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。

正元元年

正元元年春正月，天子與中書令李豐、后父光祿大夫張緝、黃門監蘇鑠、永寧署令樂敦、冗從僕射劉寶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[1]。帝密知之，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。豐見迫，隨羨而至，帝數之。豐知禍及，因肆惡言。帝怒，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。逮捕玄、緝等，皆夷三族。三月，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，因下詔曰：「姦臣李豐等靖譖庸回，陰構凶慝。大將軍糾虔天刑，致之誅辟。周勃之克呂氏，霍光之擒上官，曷以過之。其增邑九千戶，并前四萬。」帝讓不受。天子以玄、緝之誅，深不自安。而帝亦慮難作，潛謀廢立，乃密諷魏永寧太后。

秋九月甲戌，太后下令曰：「皇帝春秋已長，不親萬機，耽淫內寵，沈嫚女德，日近倡優，縱其醜虐，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，毀人倫之敘，亂男女之節。又為群小所迫，將危社稷，不可承奉宗廟。」帝召群臣會議，流涕曰：「太后令如是，諸君其如王室何？」咸曰：「伊尹放太甲以寧殷，霍光廢昌邑以安漢，權定社稷，以清四海。二代行之於古，明公當之於今，今日之事，惟命是從。」帝曰：「諸君見望者重，安敢避之？」乃與群公卿士共奏太后曰：「臣聞天子者，所以濟育群生，永安萬國。皇帝春秋已長，未親萬機，日使小優郭懷、袁信等裸袒淫戲。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，道路行人莫不掩

目。清商令令狐景諫帝，帝燒鐵炙之[2]。太后遭合陽君喪，帝嬉樂自若。清商丞龐熙諫帝，帝弗聽。太后還北宮，殺張美人，帝甚恚望。熙諫，帝怒，復以彈彈熙。每文書入，帝不省視。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，帝又不從。不可以承天序。臣請依漢霍光故事，收皇帝璽綬，以齊王歸藩。」奏可，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，王就乘輿副車，群臣從至西掖門。帝泣曰：「先臣受歷世殊遇，先帝臨崩，託以遺詔。臣復忝重任，不能獻可替否。群公卿士，遠惟舊典，為社稷深計，寧負聖躬，使宗廟血食。」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，舍河內之重門，誅郭懷、袁信等。是日，與群臣議所立。帝曰：「方今宇宙未清，二虜爭衡，四海之主，惟在賢哲。彭城王據，太祖之子，以賢，則仁聖明允；以年，則皇室之長。天位至重，不得其才，不足以寧濟六合。」乃興群公奏太后。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，於昭穆之序為不次，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。東海定王，明帝之弟，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。帝固爭不獲，乃從太后令，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，改元曰正元。天子受璽惰，舉趾高，帝聞而憂之。及將大會，帝訓於天子曰：「夫聖王重始，正本敬初，古人所慎也。明當大會，萬眾瞻穆穆之容，公卿聽玉振之音。《詩》云：『示人不佻，是則是效。』《易》曰：『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。』雖禮儀周備，猶宜加之以祗恪，以副四海顒顒式仰。」

癸巳，天子詔曰：「朕聞創業之君，必須股肱之臣；守文之主，亦賴匡佐之輔。是故文武以呂召彰受命之功，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。大將軍世載明德，應期作輔。遭天降險，帝室多難，齊王蒞政，不迪率典。公履義執忠，以寧區夏，式是百辟，總齊庶事。內摧寇虐，外靜姦宄，日昃憂勤，劬勞夙夜。德聲光于上下，勳烈施於四方。深惟大議，首建明策，權定社稷，援立朕躬，宗廟獲安，億兆慶賴。伊摯之保乂殷邦，公旦之綏寧周室，蔑以尚焉。朕甚嘉之。夫德茂者位尊，庸大者祿厚，古今之通義也。其登位相國，增邑九千，并前四萬戶；進號大都督、假黃鉞，入朝不趨，奏事不名，劍履上殿；賜錢五百萬，帛五千匹，以彰元勳。」帝固辭相國。又上書訓于天子曰：「荊山之璞雖美，不琢不成其寶；顏冉之才雖茂，不學不弘其量。仲尼有云：『予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』仰觀黃軒五代之主，莫不有所稟則，顓頊受學於綠圖，高辛問道於柏招。逮至周成，旦望作輔，故能離經辯志，安道樂業。夫然，故君道明於上，兆庶順於下。刑措之隆，實由於此。宜遵先王下問之義，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，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。」時天子頗修華飾，帝又諫曰：「履端初政，宜崇玄樸。」並敬納焉。十一月，有白氣經天。

正元二年

二年春正月，有彗星見於吳楚之分，西北竟天。鎮東大將軍毌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

舉兵作亂，矯太后令移檄郡國，為壇盟于西門之外，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。二月，儉、欽帥眾六萬，渡淮而西[3]。帝會公卿謀征討計，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，王肅及尚書傅嘏、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。戊午，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[4]。倍道兼行，召三方兵，大會于陳許之郊。甲申，次于隱橋[5]，儉將史招、李績相次來降。儉、欽移入項城，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。帝深壁高壘，以待東軍之集。諸將請進軍攻其城，帝曰：「諸君得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淮南將士本無反志。且儉、欽欲蹈縱橫之迹，習儀秦之說，謂遠近必應。而事起之日，淮北不從，史招、李績前後瓦解。內乖外叛，自知必敗，困獸思鬥，速戰更合其志。雖云必克，傷人亦多。且儉等欺誑將士，詭變萬端，小與持久，詐情自露，此不戰而克之也。」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，征東將軍胡遵督青、徐諸軍出譙宋之間，絕其歸路。帝屯汝陽，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，示弱以誘之。欽進軍將攻艾，帝潛軍銜枚，輕造樂嘉，與欽相遇。欽子鴦，年十八，勇冠三軍，謂欽曰：「及其未定，請登城鼓噪，擊之可破也。」既謀而行，三噪而欽不能應，鴦退，相與引而東。帝謂諸將曰：「欽走矣。」命發銳軍以追之。諸將皆曰：「欽舊將，鴦少而銳，引軍內入，未有失利，必不走也。」帝曰：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鴦三鼓，欽不應，其勢已屈，不走何待？」欽將遁，鴦曰：「不先折其勢，不得去也。」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，所向皆披靡，遂引去。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[6]，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。比至沙陽，頻陷欽陣，弩矢雨下，欽蒙楯而馳。大破其軍。眾皆投戈而降，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城。儉聞欽敗，棄眾宵遁淮南。安風津都尉追儉，斬之，傳首京都。欽遂奔吳，淮南平。

初，帝目有瘤疾，使醫割之。鴦之來攻也，驚而目出。懼六軍之恐，蒙之以被，痛甚，齧被敗而左右莫知焉。閏月疾篤，使文帝總統諸軍。辛亥，崩于許昌，時年四十八。二月，帝之喪至自許昌，天子素服臨弔，詔曰：「公有濟世寧國之勳，克定禍亂之功，重之以死王事，宜加殊禮。其令公卿議制。」有司議以為忠安社稷，功濟宇內，宜依霍光故事，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大將軍[7]，增邑五萬戶，謚曰武公。文帝表讓曰：「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，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，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。今謚與二祖同，必所祗懼。昔蕭何、張良、霍光咸有匡佐之功，何謚文終，良謚文成，光謚宣成。必以文武為謚，請依何等就加。」詔許之，謚曰忠武。晉國既建，追尊曰景王。武帝受禪，上尊號曰景皇帝，陵曰峻平，廟稱世宗。

文帝

文皇帝諱昭，字子上，景帝之母弟也。魏景初二年，封新城鄉侯。正始初，為洛陽

典農中郎將。值魏明奢侈之後，帝蠲除苛碎，不奪農時，百姓大悅。轉散騎常侍。

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，以帝為征蜀將軍，副夏侯玄出駱谷，次于興勢。蜀將王林夜襲帝營，帝堅臥不動。林退，帝謂玄曰：「費禕以據險距守，進不獲戰，攻之不可，宜亟旋軍，以為後圖。」爽等引旋，禕果馳兵趣三嶺，爭險乃得過。遂還，拜議郎。及誅曹爽，帥眾衛二宮，以功增邑千戶。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，征西將軍郭淮自長安距之。進帝位安西將軍、持節，屯關中，為諸軍節度。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麴，久而不決。帝乃進據長城，南趣駱谷以疑之。維懼，退保南鄭，安軍絕援，帥眾來降。轉安東將軍、持節，鎮許昌。

及大軍討王淩，帝督淮北諸軍事，帥師會于項。增邑三百戶，假金印紫綬。尋進號都督，統征東將軍胡遵、鎮東將軍諸葛誕伐吳，戰于東關。二軍敗績，坐失侯。蜀將姜維又寇隴右，揚聲欲攻狄道。以帝行征西將軍，次長安。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，帝曰：「姜維攻羌，收其質任，聚穀作邸閣訖，而復轉行至此，正欲了塞外諸羌，為後年之資耳。若實向狄道，安肯宣露，令外人知？今揚聲言出，此欲歸也。」維果燒營而去。會新平羌胡叛，帝擊破之，遂耀兵靈州，北虜震讋，叛者悉降。以功復封新城鄉侯。高貴鄉公之立也，以參定策，進封高都侯，增封二千戶。毌丘儉、文欽之亂，大軍東征，帝兼中領軍，留鎮洛陽。及景帝疾篤，帝自京都省疾，拜衛將軍。景帝崩，天子命帝鎮許昌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。帝用嘏及鍾會策，自帥軍而還。至洛陽，進位大將軍加侍中，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，輔政，劍履上殿。帝固辭不受。

甘露元年

甘露元年春正月，加大都督，奏事不名。夏六月，進封高都公，地方七百里，加之九錫，假斧鉞，進號大都督，劍履上殿。又固辭不受。秋八月庚申，加假黃鉞，增封三縣。

甘露二年

二年夏五月辛未，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，以淮南作亂，遣子靚為質於吳以請救。議者請速伐之，帝曰：「誕以毌丘儉輕疾傾覆，今必外連吳寇，此為變大而遲。吾當與四方同力，以全勝制之。」乃表曰：「昔黥布叛逆，漢祖親征；隗囂違戾，光武西伐；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：皆所以奮揚赫斯，震耀威武也。陛下宜暫臨戎，使將

士得憑天威。今諸軍可五十萬，以眾擊寡，蔑不克矣。」秋七月，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，徵兵青、徐、荊、豫，分取關中遊軍，皆會淮北。師次于項，假廷尉何楨[8]節，使淮南，宣慰將士，申明逆順，示以誅賞。甲戌，帝進軍丘頭。吳使文欽、唐咨、全端、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，諸將逆擊，不能禦。將軍李廣臨敵不進，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，並斬之以徇。八月，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，留輜重於都陸，輕兵至黎漿。監軍石苞、兗州刺史州泰禦之，異退。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，焚其糧運。苞、泰復進擊異，大破之。異之餘卒餒甚，食葛葉而遁，吳人殺異。帝曰：「異不得至壽春，非其罪也，而吳人殺之，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，使其猶望救耳。若其不爾，彼當突圍，決一旦之命。或謂大軍不能久，省食減口，冀有他變。料賊之情，不出此三者。今當多方以亂之，備其越逸，此勝計也。」因命合圍，分遣羸疾就穀淮北，稟軍士大豆，人三升。欽聞之，果喜。帝愈羸形以示之，多縱反間，揚言吳救方至。誕等益寬恣食，俄而城中乏糧。石苞、王基並請攻之，帝曰：「誕之逆謀，非一朝一夕也，聚糧完守，外結吳人，自謂足據淮南。欽既同惡相濟，必不便走。今若急攻之，損游軍之力。外寇卒至，表裏受敵，此危道也。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，天其或者將使同戮。吾當以長策縻之，但堅守三面。若賊陸道而來，軍糧必少，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，可不戰而破外賊。外賊破，欽等必成擒矣。」全懌母，孫權女也，得罪於吳，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[9]。儀兄靜時在壽春，用鍾會計，作禕、儀書以譎靜。靜兄弟五人帥其眾來降，城中大駭。

甘露三年

三年春正月壬寅，誕、欽等出攻長圍，諸軍逆擊，走之。初，誕、欽內不相協，及至窮蹙，轉相疑貳。會欽計事與誕忤，誕手刃殺欽。欽子鴦攻誕，不克，踰城降。以為將軍，封侯，使鴦巡城而呼。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，謂諸將曰：「可攻矣！」二月乙酉，攻而拔之，斬誕，夷三族。吳將唐咨、孫曼、孫彌、徐韶等帥其屬皆降[10]，表加爵位，稟其餒疾。或言吳兵必不為用，請坑之。帝曰：「就令亡還，適見中國之弘耳。」於是徙之三河。夏四月，歸于京師，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，以旌武功。五月，天子以并州之太原、上黨、西河、樂平、新興、雁門、司州之河東、平陽八郡，地方七百里，封帝為晉公，加九錫，進位相國，晉國置官司焉。九讓，乃止。於是增邑萬戶，食三縣，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。秋七月，奏錄先世名臣元功大勳之子孫，隨才敘用。

甘露四年

四年夏六月，分荊州置二都督，王基鎮新野，州泰鎮襄陽。使石苞都督揚州，陳騫

都督豫州，鍾毓都督徐州，宋鈞監青州諸軍事。

景元元年

景元元年夏四月，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，又讓不受。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，政非己出，情不能安，又慮廢辱，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。五月戊子夜，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，召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王業、尚書王經，出懷中黃素詔示之，戒嚴俟旦。沈、業馳告于帝，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[11]。天子知事泄，帥左右攻相府，稱有所討，敢有動者族誅。相府兵將止不敢戰，賈充叱諸將曰：「公畜養汝輩，正為今日耳！」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，刺之，刃出於背，天子崩于車中。帝召百僚謀其故，僕射陳泰不至。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，延於曲室，謂曰：「玄伯，天下其如我何？」泰曰：「惟腰斬賈充，微以謝天下。」帝曰：「卿更思其次。」泰曰：「但見其上。不見其次。」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。太后令曰：「昔漢昌邑王以罪發為庶人，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，使外內咸知其所行也。」殺尚書王經，貳於我也。戊申[12]，帝奏曰：「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，拔刃鳴鼓向臣所，臣懼兵刃相接，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，違令者以軍法從事。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，傷公至隕。臣聞人臣之節，有死無貳，事上之義，不敢逃難。前者變故卒至，禍同發機，誠欲委身守死，惟命所裁。然惟本謀，乃欲上危皇太后，傾覆宗廟。臣忝當元輔，義在安國，即駱驛申敕，不得迫近輿輦。而濟妄入陣間，以致大變，哀怛痛恨，五內摧裂。濟干國亂紀，罪不容誅，輒收濟家屬，付廷尉。」太后從之，夷濟三族。與公卿議，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。六月，改元。丙辰，天子進帝為相國，封晉公，增十郡，加九錫如初，群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，賜錢千萬，帛萬匹。固讓，乃止。冬十一月，吳吉陽督蕭慎以書詣鎮東將軍石苞偽降，求迎。帝知其詐也，使苞外示迎之，而內為之備。

景元二年

二年秋八月甲寅[13]，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，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[14]，固辭。

景元三年

三年夏四月，肅慎來獻楛矢、石砮、弓甲、貂皮等，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。

景元四年

四年春二月丁丑，天子復命帝如前，又固讓。三月，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，從事中郎二人，舍人十人。夏，帝將伐蜀，乃謀眾曰：「自定壽春已來，息役六年，治兵繕甲，以擬二虜。略計取吳，作戰船，通水道，當用千餘萬功，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。又南土下溼，必生疾疫。今宜先取蜀，三年之後，因巴蜀順流之勢，水陸並進，此滅虞定號，吞韓并魏之勢也。計蜀戰士九萬，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，然則餘眾不過五萬。今絆姜維於沓中，使不得東顧，直指駱谷，出其空虛之地，以襲漢中。彼若嬰城守險，兵勢必散，首尾離絕。舉大眾以屠城，散銳卒以略野，劍閣不暇守險，關頭不能自存。以劉禪之闇，而邊城外破，士女內震，其亡可知也。」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，屢陳異議。帝患之，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，艾乃奉命。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，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，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，絕維歸路，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、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。秋八月，軍發洛陽，大賚將士，陳師誓眾。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，帝斬以徇。九月，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，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，金城太守楊頎趣甘松。鍾會分為二隊，入自斜谷，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，又使步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。會直指陽安，護軍胡烈攻陷關城。姜維聞之，引還，王頎追敗維於彊川。維與張翼、廖化合軍守劍閣，鍾會攻之。冬十月，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，乃申前命曰：

朕以寡德，獲承天序，嗣我祖宗之洪烈。遭家多難，不明於訓。曩者姦逆屢興，方寇內侮，大懼淪喪四海，以墮三祖之弘業。惟公經德履哲，明允廣深，迪宣武文，世作保傅，以輔乂皇家。櫛風沐雨，周旋征伐，劬勞王室，二十有餘載。毗翼前人，乃斷大政，克厭不端，維安社稷。暨儉、欽之亂，公綏援有眾，分命興師，統紀有方，用緝寧淮浦。其後巴蜀屢侵，西土不靖，公奇畫指授，制勝千里。是以段谷之戰，乘釁大捷，斬將搴旗，效首萬計。孫峻猾夏，致寇徐方，戎車首路，威靈先邁，黃鉞未啟，鯨鯢竄迹。孫壹構隙，自相疑阻，幽鑒遠照，奇策洞微，遠人歸命，作藩南夏，爰授銳卒，畢力戎行。暨諸葛誕，滔天作逆，稱兵揚楚，欽、咨逋罪，同惡相濟，帥其蝥賊，以入壽春，憑阻淮山，敢距王命。公躬擐甲冑，龔行天罰，玄謀廟算，遵養時晦。奇兵震擊，而朱異摧破；神變應機，而全琮稽服；取亂攻昧，而高墉不守。兼九伐之弘略，究五兵之正度，用能戰不窮武，而大敵殲潰；旗不再麾，而元惡授首。收勃吳之雋臣，係亡命之逋虜。交臂屈膝，委命下吏，俘馘十萬積尸成京。雪宗廟之滯恥，拯兆庶之艱難。掃平區域，信威吳會，遂戢干戈，靖我疆土，天地鬼神，罔不獲乂。乃者王室之難，變起蕭牆，賴公之靈，弘濟艱險。宗廟危而獲安，社稷墜而復寧。忠格皇天，功濟六合。是

用疇咨古訓，稽諸典籍，命公崇位相國，加于群后，啟土參墟，封以晉域。所以方軌齊魯，翰屏帝室。而公遠蹈謙損，深履沖讓，固辭策命，至于八九。朕重違讓德，抑禮虧制，以彰公志，于今四載。上闕在昔建侯之典，下違兆庶具瞻之望。

惟公嚴虔王度，闡濟大猷，敦尚純樸，省繇節用，務穡勸分，九野康乂。耆叟荷崇養之德，鰥寡蒙矜卹之施，仁風興於中夏，流澤布於遐荒。是以東夷西戎，南蠻北狄，狂狡貪悍，世為寇讎者，皆感義懷惠，款塞內附，或委命納貢，或求置官司。九服之外，絕域之氓，曠世所希至者，咸浮海來享，鼓舞王德，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。海隅幽裔，無思不服；雖西旅遠貢，越裳九譯，義無以踰。維翼朕躬，下匡萬國，思靖殊方，寧濟八極。以庸蜀未賓，蠻荊作猾，潛謀獨斷，整軍經武。簡練將帥，授以成策，始踐賊境，應時摧陷。狂狡奔北，首尾震潰，禽其戎帥，屠其城邑。巴漢震疊，江源雲徹，地平天成，誠在斯舉。公有濟六合之勳，加以茂德，實總百揆，允釐庶政。敦五品以崇仁，恢六典以敷訓。而靖恭夙夜，勞謙昧旦，雖尚父之左右文武，周公之勤勞王家，罔以加焉。

昔先王選建明德，光啟諸侯，體國經野，方制五等。所以藩翼王畿，垂祚百世也。故齊魯之封，於周為弘，山川土田，邦畿七百，官司典策，制殊群后。惠襄之難，桓文以翼戴之勞，猶受錫命之禮，咸用光疇大德，作範于後。惟公功邁於前烈，而賞闕於舊式，百辟於邑，人神同恨焉，豈可以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？今以并州之太原、上黨、西河、樂平、新興、雁門、司州之河東、平陽、弘農、雍州之馮翊凡十郡，南至於華，北至於陘，東至於壺口，西踰於河，提封之數，方七百里，皆晉之故壤，唐叔受之，世作盟主，實紀綱諸夏，用率舊職。爰胙茲土，封公為晉公。命使持節、兼司徒、司隸校尉陔即授印綬策書，金獸符第一至第五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。錫茲玄土，苴以白茅，建爾國家，以永藩魏室。

昔在周召，並以公侯，入作保傅。其在近代，鄧侯蕭何，實以相國，光尹漢朝。隨時之制，禮亦宜之。今進公位為相國，加綠綟綬。又加公九錫，其敬聽後命。以公思弘大猷，崇正典禮，儀刑作範，旁訓四方，是用錫公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公道和陰陽，敬授人時，嗇夫反本，農殖維豐，是用錫公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光敷顯德，惠下以和，敬信思順，庶尹允諧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、六佾之舞。公鎮靖宇宙，翼播聲教，海外懷服，荒裔款附，殊方馳義，諸夏順軌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。公簡賢料材，營求俊逸，爰升多士，置彼周行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。公嚴恭寅畏，底平四國，式遏寇虐，苛厲不作，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。公明慎用刑，簡恤大中，章厥天威，以糾不虔，

是用錫公鈇鉞各一。公爰整六軍，典司征伐，犯命淩正，乃維誅殛，是用錫公彤弓一、彤矢百，旅弓十、旅矢千。公饗祀蒸蒸，孝思維則，篤誠之至，通于神明，是用錫公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晉國置官司以下，率由舊式。

往欽哉！祗服朕命，弘敷訓典，光澤庶方，永終爾明德，丕顯余一人之休命。

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，帝以禮辭讓。司空鄭沖率群官勸進曰：

伏見嘉命顯至，竊聞明公固讓，沖等眷眷，實有愚心。以為聖王作制，百代同風，褒德賞功，有自來矣。昔伊尹，有莘氏之媵臣耳，一佐成湯，遂荷阿衡之號。周公藉已成之勢，據既安之業，光宅曲阜，奄有龜蒙。呂尚，磻溪之漁者也，一朝指麾，乃封營丘。自是以來，功薄而賞厚者，不可勝數，然賢哲之士，猶以為美談。況自先相國以來，世有明德，翼輔魏室，以綏天下，朝無秕政，人無謗言。前者明公西征靈州，北臨沙漠，榆中以西，望風震服，羌戎來馳，回首內向，東誅叛逆，全軍獨克。禽闔閭之將，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，威加南海，名懾三越，宇內康寧，苛慝不作。是以時俗畏懷，東夷獻舞。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，開國光宅，顯茲太原。明公宜承奉聖旨，受茲介福，允當天人。元功盛勳，光光如彼；國土嘉祚，巍巍如此。內外協同，靡愆靡違。由斯征伐，則可朝服濟江，掃除吳會，西塞江源，望祀岷山。廻戈弭節，以麾天下，遠無不服，邇無不肅。令大魏之德，光于唐虞；明公盛勳，超於桓文。然後臨滄海而謝支伯，登箕山而揖許由，豈不盛乎！至公至平，誰與為鄰，何必勤勤小讓也哉。

帝乃受命。十一月，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由，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，斬瞻，傳首。進軍雒縣，劉禪降。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，於是上節傳，去侍中、大都督、錄尚書之號焉。表鄧艾為太尉，鍾會為司徒。會潛謀叛逆，因密使譖艾。

咸熙元年

咸熙元年春正月，檻車徵艾。乙丑，帝奉天子西征，次于長安。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，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，鎮於鄴，遣護軍賈充持節、督諸軍，據漢中。鍾會遂反於蜀，監軍衛瓘、右將軍胡烈攻會，斬之。初，會之伐蜀也，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：「鍾會難信，不可令行。」帝笑曰：「取蜀如指掌，而眾人皆言不可，唯會與吾意同。滅蜀之後，中國將士，人自思歸，蜀之遺黎，猶懷震恐，縱有異志，無能為也。」卒如所量。丙辰[15]，帝至自長安。三月己卯，進帝爵為王，增封并前二十郡。夏五月癸未，

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，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。秋七月，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，中護軍賈充正法律，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，太保鄭沖總而裁焉。始建五等爵。冬十月丁亥，奏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劭、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吳[16]，喻孫皓以平蜀之事，致馬錦等物，以示威懷。丙午，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。

咸熙二年

二年春二月甲辰，朐忍縣獻靈龜，歸於相府。夏四月，孫皓使紀陟來聘，且獻方物。五月，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置旄頭雲罕，樂舞八佾，設鍾虡宮懸，位在燕王上。進王妃為王后，世子為太子，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。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，帝皆奏除之。晉國置御史大夫、侍中、常侍、尚書、中領軍、衛將軍官。

秋八月辛卯，帝崩于露寢，時年五十五。九月癸酉，葬崇陽陵，謚曰文王。武帝受禪，追尊號曰文皇帝，廟稱太祖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世宗以睿略創基，太祖以雄才成務。事殷之跡空存，翦商之志彌遠，三分天下，功業在焉。及逾劍銷氛，浮淮靜亂，桐宮胥怨，或所不堪。若乃體以名臣，格之端揆，周公流連於此歲，魏武得意於茲日。軒懸之樂，大啟南陽，師摯之圖[17]，於焉北面。壯矣哉，包舉天人者也！為帝之主，不亦難乎。

贊曰：世宗繼文，邦權未分。三千之士，其從如雲。太祖無外[18]，靈關靜氛。反雖討賊，終為弒君。

校勘記

↑ 劉寶賢　《魏志・夏侯玄傳》、《通鑑》七六皆作「劉賢」。

↑ 帝燒鐵灸之　殿本、金陵書局本〈以下簡稱局本〉「灸」作「炙」，今從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《晉書》〈以下簡稱宋本〉、毛晉汲古閣本〈以下簡稱毛本〉。按：《後漢書・光武紀》「敢灸灼奴婢論如律」，作「灸」義長。

↑ 二月儉欽帥眾六萬渡淮而西　《魏志・高貴鄉公紀》稱，儉、欽起兵在二年正月十二日乙丑，《魏志・毌丘儉傳》注引欽與郭淮書云：「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，就於樂嘉城討師。」《高貴鄉公紀》謂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，甲辰斬儉首。按：是年閏正月，己亥爲閏正月十六日，甲辰爲二十一日，儉、欽起兵及事敗皆在二月以前。此繫於二月，恐誤。

↑ 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　按：「戊午」爲二月初六，時欽、儉已敗。沈家本《三國志瑣言》謂「戊午」爲「戊寅」之誤。欽、儉以正月十二日起兵，司馬師以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出征，其說當是。此繫於「二月」下非，日干亦誤。

↑ 甲申次于濛橋　甲申爲閏正月初一。次於濛橋與司馬師之死，皆閏月間事。下文「閏月」二字當冠在「甲申」上，《通鑑》七六可證。

↑ 司馬璉　《通鑑》七六作「司馬班」。

↑ 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大將軍　「冠」下原有「軍」字。李慈銘《晉書札記》〈以下簡稱李校〉：「『冠』字下『軍』字衍。」今據刪。

↑ 何楨　本書《何充傳》及《魏志・少帝紀》引《魏書》皆作「何禎」。參見卷七七校勘記，下卷不再出校。

↑ 全端兄子禕　《魏志・鍾會傳》、《通鑑》七七「禕」皆作「輝」。下同。

↑ 徐韶　《三國志》無「徐韶」。《魏志・陳留王紀》、《吳志・孫皓傳》有「徐紹」，係「吳壽春降將」，《通鑑》七八同。本卷下文又作「劭」，「韶」、「紹」、「劭」當是一人。

↑ 護軍賈充　賈充官銜，本書武紀、充本傳，《魏志・高貴鄉公紀》注引《漢晉春秋》、《賈逵傳》、《鍾會傳》並《通鑑》七八皆作「中護軍」。此疑脫「中」字，下同。

↑ 戊申　「戊申」，各本皆作「庚寅」。斠注：「《魏志・三少帝紀》『庚寅』作『戊申』。庚寅則奏葬高貴鄉公，非此文，紀誤。」今據改。

↑ 八月甲寅　八月丙子朔，無甲寅。

↑ 司空鄭沖　據《魏志・高貴鄉公紀》，甘露元年鄭沖已由司空改官司徒，此仍作司空，恐誤，下同。

↑ 丙辰　正月壬戌朔，無丙辰。《通鑑》七八作二月丙辰。

↑ 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　「徐劭」異文已見前條。「孫彧」，本書孫楚傳作「孫郁」。又《魏志・陳留王紀》以紹兼散騎常侍，彧兼給事黃門侍郎，官名亦不合。

↑ 師摯之圖　盧文弨《群書拾補》〈以下簡稱拾補〉：「圖」疑「徒」。

↑ 太祖無外　「太」，各本作「世」。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〈以下簡稱商榷〉：「晉武帝受禪，號師世宗，昭太祖，『世祖』當作『太祖』。」今據改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